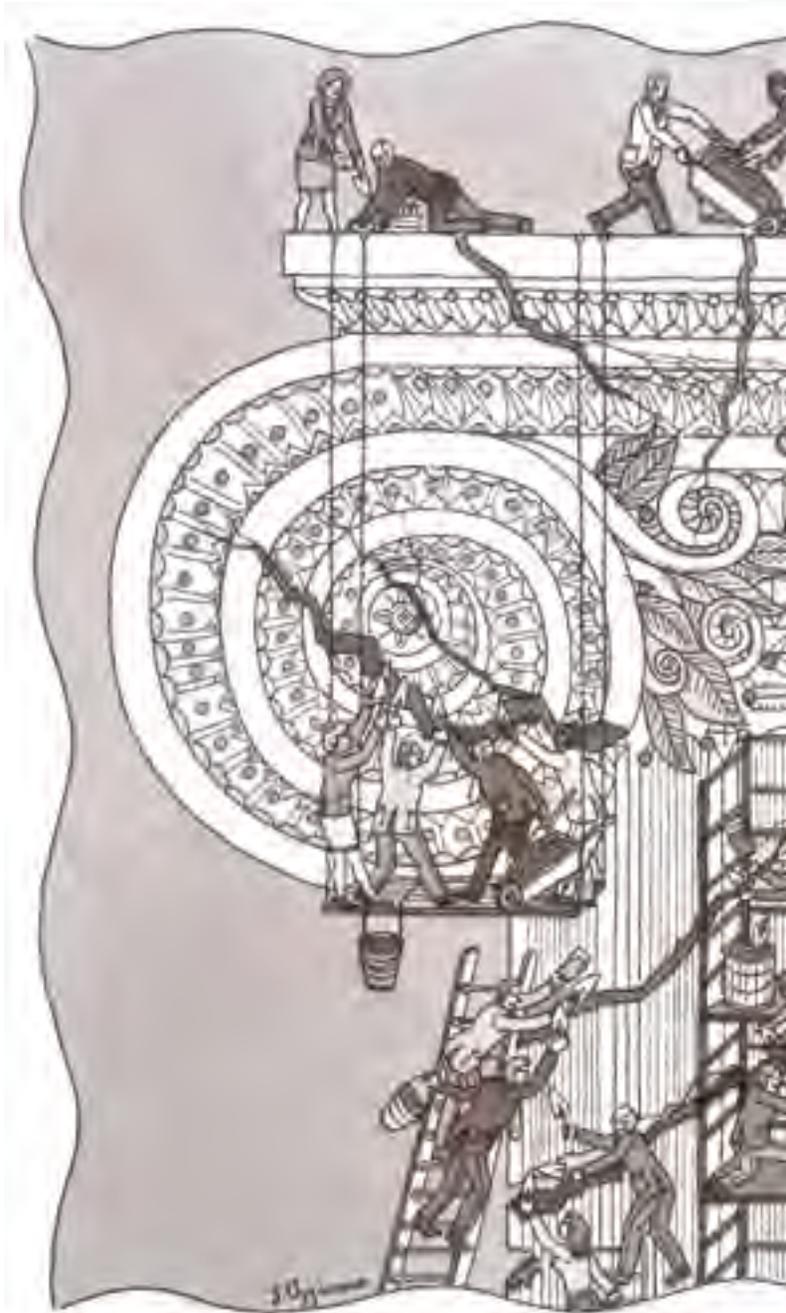


高风险行业

全球的银行将适应关于资本和流动性的新国际规则，但投资者和金融体系的安全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英奇·奥特格-罗伯、瑟伊拉·巴扎巴西奥格鲁

最近的这场危机暴露了各种大型、复杂并相互关联的银行所存在的重大风险以及在对这些银行的监管方面存在的缺陷。在过去20年间，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构迅速扩张并扩大了其在全球的覆盖范围。许多银行从传统银行模式，即在本地范围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转型并成为大型复杂金融机构（LCFIs）。这些全球金融巨头在国内外承销债券和股票，拟定并出售债务和其他衍生品合约，并从事资产证券化和自营交易。当这些银行像2008年雷曼兄弟投资银行那样破产时，它们的倒闭将导致资产价格暴跌和金融市场混乱，并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国际银行业改革（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巴塞尔资本协议III）将要求银行持有更多和质量更高的资本和流动资产。这些改革的效果在不同区域和不同银行业务模式中存在差异：针对存在重大投资活动的银行，对其资本要求提高的幅度更大，而传统商业银行受到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巴塞尔协议III提出的监管要求对欧洲和北美银行的影响可能最为强烈。

这些更严格的规则将影响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盈利能力。由于银行试图满足更严格的要求并减少监管改革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它们将随之调整自身的业务战略。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



关键问题是确保银行业务战略的改变不会在监管不足或无监管的领域（如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特殊目的工具）或监管标准不那么严格的地区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进一步累积。

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规则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20国集团的领导人于2010年11月通过的新规则要求：

- 提高银行资本的质量(主要是普通股权益)，以便在危机期间能承受更大的损失；
- 更好地识别银行面临的市场和交易对手风险；
- 与资本要求一起，共同约束债务过度累积的杠杆比率；
- 更严格的流动性标准，包括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流动资产缓冲和更好地匹配资产和负债期限；以及
- 保护资本的缓冲。

我们对由来自20个国家的62个大型复杂金融机构（涵盖三种业务模式——商业银行、全能银行和投资银行）构成的样本进行的分析表明，拥有大规模投资银行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交易、咨询和资产管理）的银行将经历监管资本比率的更大下滑；这主要是因为交易和证券化活动的市场风险权重更高（见图1）。

自2011年年末开始，将对银行的衍生品、交易和证券化业务施行更为严格的资本要求，从而使这些业务的成本更高。更严格的流动性和资本要求的目标是确保更好地覆盖与这些活动关联的风险。

全能银行，其业务范围涵盖从借贷到投资银行、保险和其他服务，也将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它们从事交易业务，相关风险权重增加；二是银行资本的减少。银行资本减少的原因是其保险业务以及与银行集团内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中的第三方持股相关的少数股东权益。

由于业务重点更简单以及新监管措施的逐步实施期，主要收入来源依靠贷款业务的传统商业银行（见图2）受影响最小。

从区域来看，监管对欧洲和北美银行的影响更大，这反映了全能银行在欧洲的高度集中以及更高的风险权重对交易和证券化业务的影响。

塑造银行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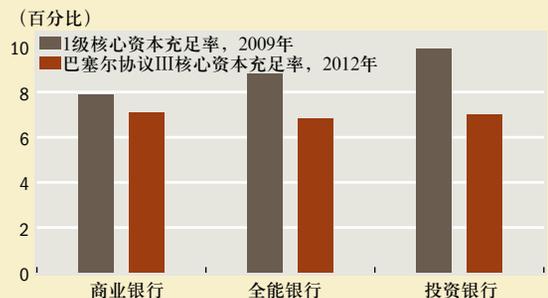
针对投资银行业务的监管改革举措也将展开，这将在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资本要求。证券化业务必须遵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新会计准则，该准则要求发起人将部分证券化交易合并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此外，对所有证券化分级目标（例如，按美国最近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5%风险保留规则将迫使发起人在证券化业务中有一定的参与。与更高的巴塞尔风险权重结合，预计这些改革措施将限制证券化业务的吸引力和盈利能力。

类似地，衍生品业务将受到金融稳定委员会（一个由中央银行行长和监管机构负责人组成的国际组织）提出的关于场外（OTC）衍生品的交易所交易中央交易对手清算方面的全球化建议的影响。此外，各国采取的一些举措（如美国要求将部分银行

图1

风险成本

核心资本比率的减少对投资银行的打击最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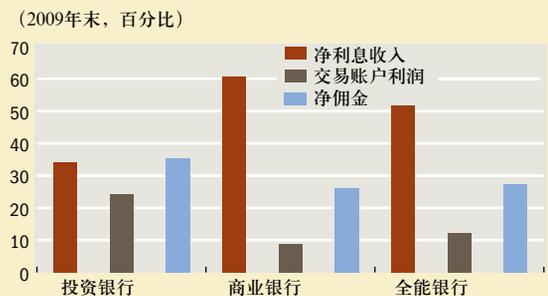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公司报告；惠誉公司数据库；作者根据大型复杂金融机构样本数据的估计。

图2

盈利

净利息收入是所有银行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商业银行。



资料来源：公司报告；惠誉公司数据库；作者根据大型复杂金融机构样本数据的估计。

衍生品业务转移至单独资本化的非银行子公司)也将产生影响。这些监管要求将影响参与衍生品业务最积极的投资银行和全能银行,同时尝试通过各种免除条款来限制对对冲这样的合法交易的不利影响。

曾在2009年推升了投资银行收入的交易业务的成本和盈利能力也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巴塞尔协议对交易账户规定了更高的风险权重;国际上和各国纷纷推出各种议案(包括美国的沃尔克规则,该规则限制自营交易和投资或资助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以及监管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市场基础设施改革。

巴塞尔协议III也对那些以全能银行业务为核心的银行产生影响。同时开展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银行集团将受到改革措施的影响,这些改革措施针对投资业务以及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如建议拆分银行或禁止银行开展某些业务的改革。虽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限制这些业务的成本可能不高,但这会降低银行从多样化中获利和通过投资收入补贴盈利不佳的业务的能力,进而削减银行产生留存收益的能力,而留存收益能够提高银行资本并更好地抵御经济冲击的负面影响。

大量的规则

在同一个框架下(如欧洲银行保险业模式)开展保险和银行业务的集团将受到新巴塞尔协议和偿付能力II(Solvency II,针对欧盟保险公司的一套修订规则,将于2012年年末生效)的双重影响。这些可能降低与这种模式相关的资本收益,而这是巴塞尔改革措施试图达到的结果。对保险业参与银行普通股的部分承认可能有助于平滑实业部门对严重依赖银行保险业模式的银行体系的影响。

拥有一套多样化业务条线的全球化银行也可能受到国内层面的结构改革提议的影响,包括独立的子公司化(SAS)以及“生前遗嘱”(即针对大型银行的、在其陷入困境时安排如何使机构安全停止运营的恢复和解决计划)。通过鼓励简化流程和改进公司结构,这些改革可能会限制拥有不同业务条线的银行集团从多元化中获益。这两项改革提案的关键目标是:借助分解风险并提高集团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冲击适应能力,来帮助大型银行集团找到更容易和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通过在银行集团各部分之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SAS可能会影响集团管理流动性和资本的能力,也可能会削弱其维持多元化公司结构的能力。相对于那些具有分散化或零售导向的银行而言,这种影响对具有集中化业务模式的全球化银行造成的冲击更为显著。

适者生存

各种改革措施的综合效果将取决于金融机构如何对被施加的额外成本作出反应——通过缩减资产、重新定位各业务条线、借助于改变利润和利差将成本转移给客户,或者重组成本基础并降低支付给股东的红利。

最后,上述监管改革对于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影响将取决于其业务模式的灵活性和它们面对这些变化进行调整的情况。投资银行业务占很大比重的银行可以对其经营活动进行重组,以减少监管改革的影响。通过它们灵活的资产负债表结构,这些银行可以把握住最赚钱的业务,从而产生强大的现金流和收益,可以相对容易地买卖资产、可以迅速变换业务操作,并可以通过减少资产和将投资组合从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资产上转移和重组来管理资本。

但是,这些业务策略上的调整可能会在无意之中造成使系统性风险增加的后果。由于高风险业务的成本变得更高(例如,衍生品和交易业务、某些类型的证券化和对高风险借款人的贷款),这些业务可能转移到监管较少的影子银行业部门。然而,由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和所有权方面的联系,金融体系的风险可能依然存在。

虽然监管有助于控制这种脆弱性,如果不拓宽监管范围,这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此外,由于在实施更严格规则方面缺乏全球化的深度协调,可能会导致一些业务转移至监管框架更弱的地方,以实现监管成本的最小化。这可能会影响监督和管理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为降低新规则产生的一些意外后果的影响,并最大限度地减轻对银行支持经济复苏能力的危害,需要采取一些保障措施。最重要的是,监管者必须理解银行的业务模式并且为了监督和限制过度的冒险行为要加大监管力度。更强大的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应该与这些努力同时进行。由于这些金融机构中许多已将业务拓展到全球,所以需要在各国监管机构和标准制定者之间协调政策及其实施。■

英奇·奥特格-罗伯(İnci Ötker-Robe)是IMF货币和资本市场部的处长,瑟伊拉·巴巴巴西奥格鲁(Ceyla Pazarbasioglu)是该部的助理主任。

本文基于IMF的“工作拮据”10/16,“对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的影响”,由İnci Ötker-Robe和Ceyla Pazarbasioglu,以及Alberto Buffa di Perrero、Silvia Iorgova、Turgut Kışınbay、Vanessa Le Leslé、Fabiana Melo、Jiri Podpiera、Noel Sacasa与André Santos撰写。